

六
工
坊
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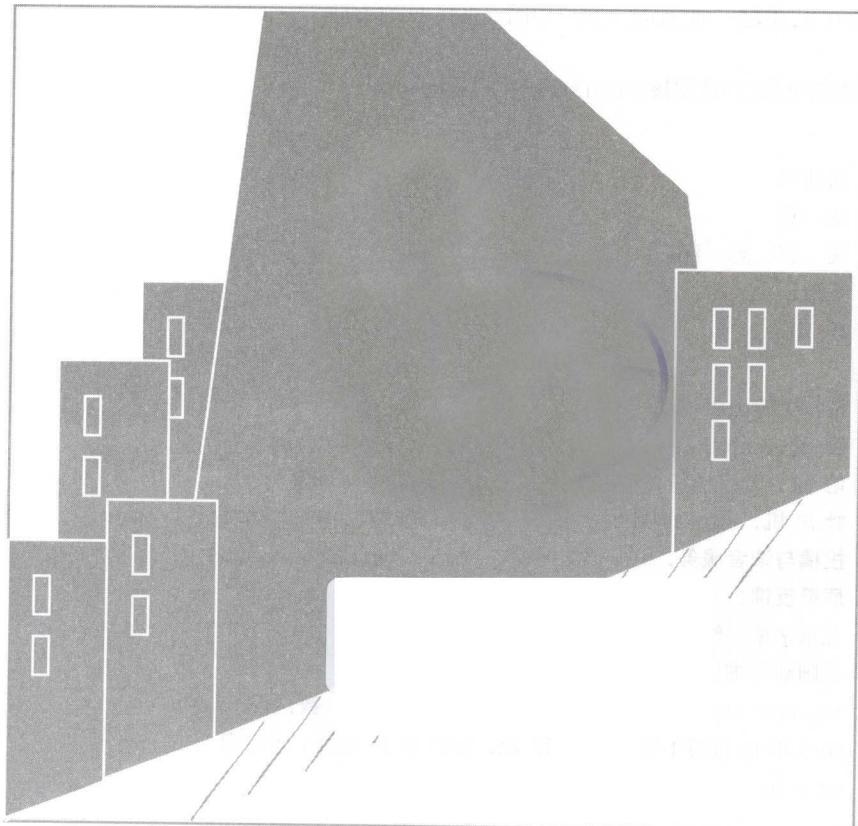
赵茜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赵茜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我写下这本《空·城·纪》去记录城市的某个成长阶段。它的框架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的某些片段如同断线的珍珠，连贯成“我城”。我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城市如何更新再生，人们的智力和活力、美感和趣味总会帮助我们挑选出那些能够放进记忆中的生活场景，我的纪录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城·纪 / 赵茜著. --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302-32999-2

I . ①空… II . ①赵…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8243号

责任编辑：周莉桦

封面设计：沈 宾

版式设计：沈 宾 陈 洋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 稿 与 读 者 服 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亿浓世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30mm **印 张：**22.75 **字 数：**422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产品编号：054895-01

自序：

进城之前

有一阵子，能在北京当面采访到诺曼·福斯特这样的人物挺不容易。慢慢地，各种人来得越频繁越从容，雷姆·库哈斯来北京专门逛了胡同、1989年在巴黎《大地魔术师》展览之后出去的那些艺术家也慢慢回国了、一些连打招呼都磕磕巴巴的外国人居然靠坐300路开始学中文，而且决定在北京踏实待几年。我写下这些片段并不是在说北京这个城市具有某种神秘魅力，只是为了强调那个令北京变得混杂、有趣的时间点，2007年前后。

2005年，香港苏富比开始做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专场；同年，北京798艺术区成为北京政府首批授牌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2007年，伦敦苏富比将岳敏君的《处决》拍出了4478万元的高价，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最高价；同年，号称第一家非盈利艺术中心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落地798，占地8000平方米，比利时人尤伦斯男爵不光用头等舱将几百名VIP送到帝都，更送上一场现在回想起还很贵的鱼子酱开幕饭。2007年10月，曾经的清醒乐队主唱，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拿到海淀公园的批文，开始做摩登天空音乐节（2009年改名为草莓音乐节），海淀公园被两个大型的音乐节相中，另一个更早的音乐节是迷笛学校校长张帆做的迷笛音乐节。2000年迷笛音乐节还是个校内的汇报表演，观众慢慢从一两千人涨到一两万人，2005年它得到一纸批文，能够将狂欢转移到更大更公众的场所海淀公园。

我还记得沈黎晖在北京西边那个简单的办公室中熟练地摆出乐手的pose让我们拍完照，开始畅谈摩登天空音乐节的愿景，其实当时音乐节的批文很难拿到，基本赔钱。以至于音乐节后来的飞速发展实在有些超乎我们的意料，各种花样的音乐节翻滚着出台。2011年五一期间，单北京同时举行的户外音乐节就有4个：朝阳流行音乐节、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和乐谷音乐节。到2012年，音乐节已经变成二级三级城市去吸引游客、树立城市形象的杀手锏，迷笛、草莓这样的老牌音乐节干脆办成了连锁，它们的分会场远至江南小镇镇江和周庄。一方面，音乐节确实填补了中国年轻人的娱乐需要；另一方面，和这本书中提到的很多新鲜事物一样，比如创意市集、艺术双年展，即便是开始得很酷很有理想，转眼间却被消费裹挟，形式大于内容，或者干脆就被消费了。

这样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当中国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越来越受关注，北京和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跟纽约、巴黎、伦敦渐渐接轨，同样的房价奇高，堵车闷热，屌丝扎堆。作为“生活

方式”编辑，我们最早报道大商场、私人游艇飞机、买岛、豪华酒店甚至电视节目……虽然不能说它们的DNA完全来自西方，但在审美趣味上，这就好比全球化麦当劳中的麦辣鸡翅一样，很快就从人们的餐桌开始慢慢建立一个简单一刀切的所谓“好生活”的标准。

还不止如此。当北京有了水立方，并不遥远的深圳就跑出一个深圳水立方，后者依日本“森”美术馆的概念而建，有一个十分炫的名字“华美术馆”，当地人却直截了当地叫它深圳水立方。城市和城市之间有种大跃进似的攀比情结，表现出一种相似的物质形态，光鲜亮丽，但城市生活的质感却越来越不容易捕捉。虽然十次去深圳中有七次是去南山华侨城，但这座移民城市最早吸引我的地方却是城中村。我记得初次做城中村的题目，在深圳市中心东门的湖贝村中遇见客居深圳二十多年的江西人老蒋，他在七八平方米的弹丸小店中靠修鞋、卖二手鞋讨生活，床顶着桌子、桌子顶着煤气灶、煤气灶前面接着厕所，厕所上面一个强行装上的水管。老蒋离家千里进了城，在乡亲们眼里是个成功人，因为这点，还娶了房好媳妇。媳妇来到湖贝，虽抱怨原来“还是住在村里”，但两人却活得还算满足。偏偏这种情景却每每让我想到另一个弹丸之地香港，建筑师张智强家中六七个人曾长期住在九龙城总共只有三十多平方米的笼屋中。这可不是TVB拍电视，在住宅面积高度紧张的香港，大多数香港人都有过那样的生活经历。成名之后，张智强干脆将房子买下自己设计自己住，浴缸可变写字桌、窗帘又是投影屏。这房子改造之后变成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也有兴趣过几年就重装一次。每次讲演，他的自宅总是很受欢迎，一来家和酒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已经是这个讲求灵活和高度可变性时代的特征；二来都说设计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可是设计如何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还需要再去哪儿找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呢？

这些鲜活带着温度的生活形态和印记让我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兴趣。七八年前，一个菲利普·史塔克设计的外星人榨汁器就是我的工作动力。那个高挑的金属造型满足了我对“物”的想象力，外加一点儿科幻小情结。但是什么时候对外星人失去兴趣了呢？是什么时候进入ALESSI那五彩缤纷的设计店也不复好奇，甚至，如果进了一个店，放的东西要全都是史塔克的外星人或者格雷夫斯的米老鼠茶壶一类，心里就忍不住升起一种“唉，还是这些东西呀”的泄气感觉。不是ALESSI的东西不好，它有点像工业设计的标准版，你在全球各个时尚城市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从2004年开始，我的同事们，《经济观察报》的叶滢和方军开始操作一系列“创意中国”的报道，它分为“创意工业”和“中国创意新浪潮”两部分，方军引用了鲍勃·迪伦的“有些新东西出现了，但没人知道它是什么，对吧？”作为开栏语。并且就创意工业中的四个关注点：

典型行业与典型现象、运作逻辑、组织方式与典型人物、创新思维方式做了一系列持续深入的报道。正是在这样的视野和好奇心驱使之下，我得以慢慢发展自己对日常生活的兴趣。

这本书中大部分文章写于2004年到2012年。选入书中时，也考虑过要对它们做一些修订，比如2007年做了一系列香港二楼书店的采访，其中的阿麦书房几年后倒闭。在修订时注明了倒闭的具体时间，仍然原样保留了那篇报道，因为存在过的阿麦书房，毕竟会成为某些人心中有着温度的城市生活记忆。作为一份商业报纸的生活方式部分，有价值的商业模式一直也是观察生活的一个角度，但一个有趣的城市如果仅仅用几种成功的模式来衡量，日子肯定过得会闷。因此你会看到新加坡寒室餐厅（《西式中餐厅》）、Dunhill改造上海霞飞路安家（《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之家》）这样有趣的商业现象，也会亲身经历北京的前门大改造（《前门巨变，我们在哪儿》），这次改造令前门部分变成了一个没有记忆的孤魂野鬼。跟阿麦书房一样，哪怕你是再有名的建筑师，拥有再光鲜的商业模式，被抽去了生活的前门直不楞登地立在北京的中心，仅仅只是一个布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曾说建筑“就是一个时代的意愿被解释成了空间、生活、变化、新意”，我们只好希望这个“意愿”来得更保守和深思一些，否则它的破坏性可不仅仅是产生一些模式和垃圾。

丰富的生活是创意的土壤，它不能仅仅只是复制，要靠加倍呵护和细心滋养去“养出来”。以今天中国的发展速度，单从城市的物质状态来说，似乎北京正在迅速长成纽约，深圳正在长成北京。这种成长危机如同多米诺效应，从一二三线城市蔓延到中国广大的乡镇和村庄。可是到头来，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幸福感并未增加，生活方式倒是多了，但失去了生活中那种意料之外和情感印记，它们仅仅只是方式。城市们长出一张张光鲜相似的表皮，似乎也别无他物。人人在唱空城计。

因此，我写下这本《空·城·纪》去记录城市的某个成长阶段。它的框架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的某些片段如同断线的珍珠，连贯成“我城”。我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城市如何更新再生，人们的智力和活力、美感和趣味总会帮助我们挑选出那些能够放进记忆中的生活场景。

再次感谢我亲爱的同事们，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截稿前的各种鼓励，这本书估计就没了影儿了。尤其是我的编辑叶滢、刘彤和仲伟志，你们绝对是伟大的舵手。

2012.7.14

如同那些拍了又拍，总在播放的电影，每个城市兴起的过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摩天楼和摩天城都已经是家常便饭，全球化令这些国际时髦风格近在咫尺。可是你要如何去描述『我城』的气质和环境？我试图去描述一些表面看起来离题万里，内里却又相互连接的空间和片段——这样的描述，是城市声音的源头，它是城市的血脉肌理，令城市生根发芽，令『我城』闪闪发光，与众不同。于是我创造出一个『广场』，如同过去的议事厅，我们在这里讨论『我城』，造就『我城』。

厂

场

后
花
园

- | | | |
|-----|-------------------|----------------------|
| 002 | 鼓楼东大街 北京式 Vintage | 摄影 / 杨弘迅 // 插画 / 张先得 |
| 014 | 在上海：年轻时装设计师生存状态 | 摄影 / 汤庭 |
| 032 | 新旧三里屯：缓释胶囊 | 摄影 / 杨国伟 |
| 038 | 前门巨变：我们在哪儿 | |
| 046 | 搅动城市 | |
| 052 | 寻找景德镇 | 摄影 / 黑明 |
| 068 | 城村·村城 | 摄影 / 杨俊坡 |
| 074 | 双年展：一个供人想象的上海 | |
| 080 | 5号线：地铁经络学 | |
| 086 | 敦煌：在别处 | |
| 094 | 碧山计划 | |

- | | | |
|-----|---------------|----------|
| 106 | 创意市集和菜市场 | |
| 112 | 户外音乐节的伍德斯托克梦想 | |
| 118 | 南锣鼓巷：两坊间的生活 | 摄影 / 李彦刚 |
| 124 | 小经厂：胡同一家 | |
| 132 | 搬到喜洲去 | |
| 140 | 杨柳村盖房记 | |
| 150 | 一个小城和它所倡导的摄影节 | 摄影 / 石雨 |

* 图片版权说明：未特别注明摄影师的图片，均由文中受访人及受访组织供图，在此表示感谢。

动
物
园

- 164 大理隐士
170 承孝相：这个时代建筑师 摄影 / 高鹏
176 王军：在现实中寻找历史的答案
184 李国修：台湾小剧场蒙太奇
194 丹尼尔·布鲁：厨师总是比美食评论家更为长久 摄影 / 宫元书
200 洪磊：摄影和它的另一个世界 供图 / 前波画廊
212 值得·蔡澜 摄影 / 廖伟棠
216 欧阳应霁：香港DNA 摄影 / 廖伟棠
222 Jimmy Choo 的高耸世界
226 皮三：国产动画青春期
236 取舍的智慧 摄影 / 夾子
242 优人神鼓：心很静
260 老宅流年
270 造梦者翁菱

概
念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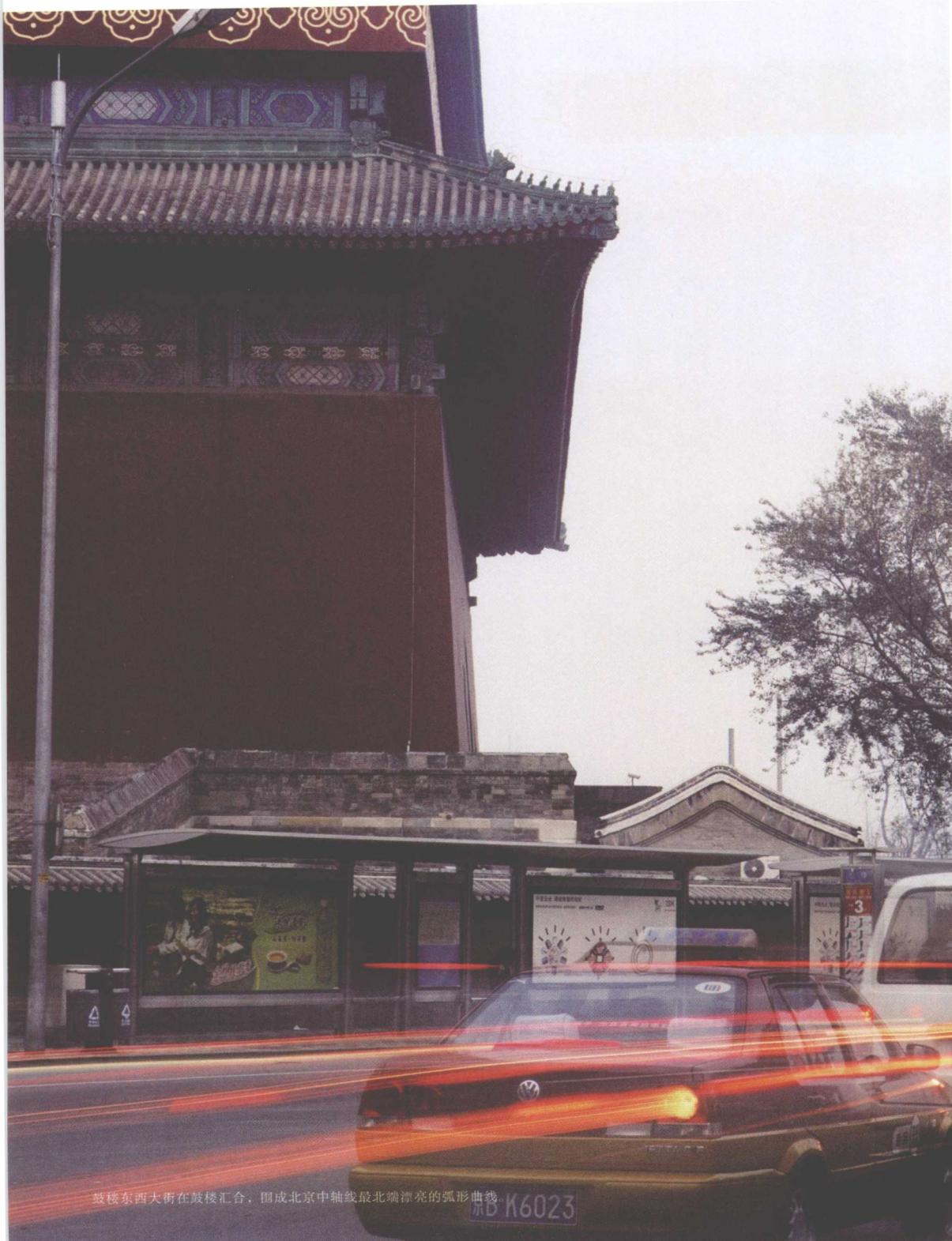
- 278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之家
284 美术馆的深圳样式
292 鼓楼深处 摄影 / 陆晓茵
298 香港书房，几叶扁舟 摄影 / 廖伟棠
302 地道港式茶餐厅 摄影 / 廖伟棠、杨吟
310 西式中餐厅
314 滚石30：无歌时代的最后狂欢

蔬
菜
市
场

- 322 调出好味 摄影 / 董鑫
328 有机农业的非乌托邦理想 摄影 / 廖伟棠
332 橄榄之路
342 格兰杰卖酒
348 江南饮，碧螺春

」

场



鼓楼东西大街在鼓楼汇合，围成北京中轴线最北端漂亮的弧形曲线。
京B K6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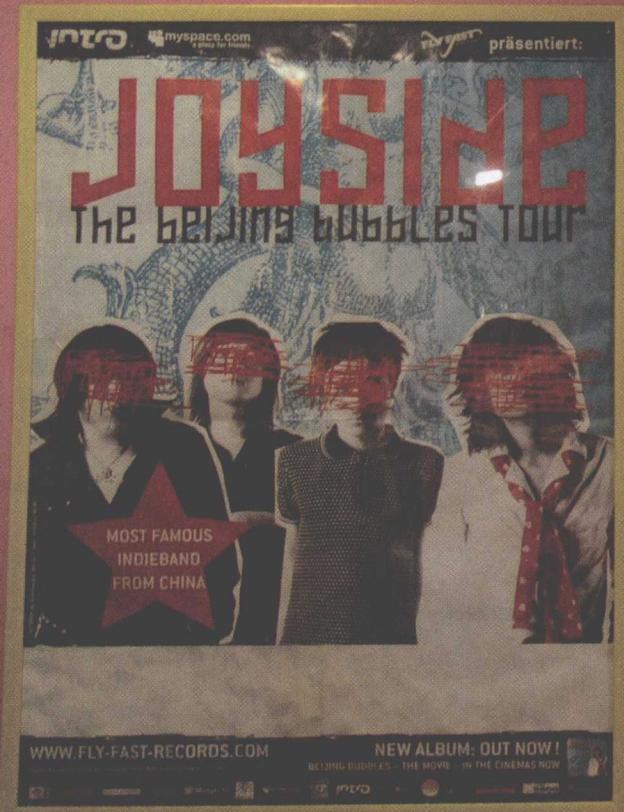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 tong book.com

鼓楼东大街
GULOU East St
(交道口)

地安门外大街
DI'ANMEN Outer St
(地安门)

鼓楼





古着（Underground Kidz）是前Joyside乐队贝司手刘昊纠集摇滚青年刘非和王桎开的，算是鼓楼东大街的老店之一，目的就是让青年们穿出自己的范儿。



這場音樂會一改以往的音樂會概念，
在音樂會中加入電影、舞台劇、音樂劇等多
樣的表演形式，讓音樂會變成一個音樂劇。

整個音樂會將有六個篇章，分別為：

1. 電影：《搖滾樂》（Rock'n'Roll）

2. 音樂劇：《搖滾樂》（Rock'n'Roll）

3. 電影：《搖滾樂》（Rock'n'Roll）

4. 音樂劇：《搖滾樂》（Rock'n'Roll）

5. 電影：《搖滾樂》（Rock'n'Roll）

6. 音樂劇：《搖滾樂》（Rock'n'Roll）

每一個篇章都將有不同的人物登場，

包括：歌手、舞者、樂手、導演、編舞、

導演、編舞、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鼓楼东大街

北京式 *Vintage*

鼓楼东大街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参照系——它完整地保留了历史的肌理，为几代人提供生活所需。它的发展在北京的高速发展 中也许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当后海和南锣鼓巷兴起时，它开始自我更新。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如果将鼓楼东大街看作一个天然的T台，你正在观赏的并不只是北京风格的表象，它还连接着一个足够有底气的内里。毫无疑问，街道正是创意之源。

RAW和古着

长沙女孩谌婷在鼓楼东大街的店叫做RAW，专门售卖国内独立设计师的衣服和配饰。这家2008年底开业、10米见方的小店用的是国外设计师精选店的模式，但又不那么精致。它更像“大声展”上做的“临时商店”，因为店面有限，只能根据谌婷自己的爱好，从每个设计师那边“拿很少的量”。开店时，按自己的货源，她觉得自己的客人将是25岁以上50岁以下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着自己的穿衣风格的那一类。“但是我错了。一天一个高中生看见门口挂的羊毛包径直进来，这个包是张达用黑羊毛毡做成的挎包，他爱不释手，掏出480块买下，说正是自己一直想要的那种款式。可是咱在高中的时候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挎包吧？”她笑着问。谌婷是典型的80后女孩。她从高中起就到英国接受教育，大学念视觉传媒期间，她做了一本城市杂志，有一期的主题是重庆。英国的另一本知名小众杂志《Amelia's Magazine》的主编由此找到她，请她帮忙完成杂志专题《新中国》(NEW CHINA)报道中国新设计的部分。谌婷这才发现中国已经有那么多优秀的独立设计师，她们在上海采访的张达、何艳和破壳后来都成为她店中的合作设计师。开店之后，名单上增加了王一扬、张娜、山林、上官哲等等。她开店的原因很简单——在英国，设计师开始做东西可能在跳蚤市场，过两到三年，好的设计师有机会进入像Topshop这样的连锁店，打入时装

周。可是“这真的需要人帮他们推”。谌婷婷选择鼓楼东大街并非必然，她的首选是国子监边上的成贤街，但是开店的资金有限，因缘巧合，便落户在鼓楼东大街，“只是因为上一个店主急着转让，而且店面还算方正”。

从RAW往东走一些，是另一家小店古着（Underground Kidz）。这家店由三个好朋友合伙：前Joyside乐队贝司手刘昊、Casino Demon乐队主唱兼吉他手王桎、“荔茉娱乐”经纪人刘非。刘昊的店原先在西四，2007年南锣鼓巷开始出名，他把店整个搬到鼓楼东大街，“那时候这里租金还挺便宜。”刘非说。

2004年以前，一身肩膀上扛着自己装的钢钉，打满布标的英国70年代朋克范“皮姿儿”就是刘昊的必备装扮之一，站在台上特别酷。“二十多岁那会儿，我满脑袋的头发都往上戳着，衣服上不装钉都不好意思出门。”刘非说。2007年刘非赋闲在家，成天在店里看来自往的摩登青年。那会儿开始流行国货，鼓楼东大街上全是把自己打扮成七八十年代范儿的人，古着店的老式夏普录音机倒预告了风气之先。“就那么几种，细口裤、匡威鞋，或者下面穿回力鞋，上面穿个海魂衫，戴条梅花的拉条围巾，留一杠儿头。文艺女青年，一身儿全是那种碎花儿古着连衣裙。”刘非开了几年店，本来开店也是给玩音乐的朋友们淘换点能“酷”起来的衣服，慢慢体会到古着挺牛逼。作为长期混乐队的一员，他们是更早就琢磨怎么能穿出风格的一群，“我们2004、2005年就玩回力鞋这些东西”。等2007年这熟悉的东西再出现在他眼前，他觉得这已经过时了，“当时我们也进十几件梅花，后来觉得太傻，现在就放点70年代北京孩子穿的写着崇文、东城、宣武的运动服，老外特喜欢。”他们自己还印“我爱鼓楼”的T恤，慢慢地觉得这些没劲。实际上，古着的顾客并不以老外为主，反而是那些期待把自己打扮得更有范儿的乐队成员或喜欢听摇滚乐的乐迷。现在，刘非能跟你说什么叫“李维斯元年级牛仔裤”，像马兰·白龙度穿过的“斜拉式羊毛衫”——这种对个人风格化的组合诠释，是此地的流行趋势之一，你能够在鼓楼东大街这个舞台上随时观赏。

活着

86岁的王焕礼是鼓楼东大街的老街坊了。从1960年搬到89-1号开始，他的生活半径以鼓楼东大街为中心，最远基本不超过北京内城二环。现在人老了，渐渐变成两点一线，早上十点钟吃过午饭，骑上自己的28寸大永久，到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所，阅读《论语》、《大学》、《中庸》、《今古奇观》、《古今小说》一直到下午5点。

王焕礼并不是北京土著，他原籍河北，念到初二即辍学。1940年，他投靠在河南盐务局

做小职员的父亲，勤练抄写公文，由于写得一手好字，在河南省政府谋得一个文员的职位。解放前，他和家人逃避战难来到江苏镇江。那时候，25岁的王焕之已经是三个小孩的父亲，一个家庭的主心骨，生活十分艰难。1949年4月江南解放，镇江苏南警察干部学校招考，本来最基本的要求是初中毕业，王焕礼以同等学力被破格录取。他在无锡学习八个月，最后分配在无锡公安城北分局。

1954年，为了过更好的生活，王焕礼带着一家人到北京。“化工部要用交道口的房子，给我们在鼓楼换了两个一间半房”。1960年落户鼓楼东大街之后，他终于不再迁徙。王焕礼养大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自己“嗖”地老了。北京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想象中更好的生活，他和妻子在公私合营之后一直处于无业状态，艰难度日。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中，他的三儿子王燕生打乒乓球进了国家队。“当年日本世乒赛冠军小野诚志访华，国家队派了他和蔡振华去乒乓外交，一下子两个小孩把大冠军打败了。”王焕礼说着眼睛中发出亮光，过了这么多年，这仍然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之后，王燕生移民德国，定居吕贝克，进了当地的俱乐部，而他的四儿子也跟着哥哥去了德国，在汉诺威开餐馆。

王焕礼房子的产权在化工部，是小产权房。2008年奥运之后，鼓楼东大街好多居民将自己靠门脸的房子在马路边上开个门加个窗，做了收房租的业主。王焕礼不这样，“我一辈子养孩子耽误了，就爱写字看书，现在趁自己还能动弹赶紧看书学习。”最近几年他跟着磁带学德语，每年去德国的时候，“所有的申请表都是我自己填，而且能跟签证官简单交流”，他拿出正在填的表格给我看，表上是漂亮的花体。他已经是鼓楼东大街门脸上仅有的几户住户之一。我问他这条街有什么变化，老人想了想说：“以前我们的房子后边是个大木材厂，这附近好多棺材店，解放后资本家跑了。”他点点头肯定下“这条街没变化”。他在北京的儿女大多居住在四环外，也基本跟这条街失去了联系。

像这样觉得鼓楼东大街“没变化”的人还有街边的修车师傅宋贤根。“这就是一个贫民窟。”他说。这个江苏无锡的小个子男人在街上修了13年车，今年把身后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店盘下来，取名“金色飞轮自行车行”，卖国产的“金狮”和“永久”。“小店没法卖进口车，老外都跟我买车。他们会挑，知道金狮好看又耐用。”比起中午才开门的RAW和古着，宋师傅总是一早7点半就开店，晚上也盯到9点半。

宋贤根有着江南男人那种勤奋和务实，干活时，他总穿上蓝色的工服，虽然开了车行，门口的修车箱还是放着，平日勤脚快手给人换个轴补个胎，放个气筒给人免费打气。

他的店房租每年4万，他有点忧心，“经济不景气，钱不好赚”。只有一点，他是鼓楼